

伏林航空事件并非反犹主义。这是锡安主义的叙事战。

2025年7月23日，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的马尼塞斯机场，约50名年龄在10至15岁的犹太儿童和青少年被从飞往巴黎的伏林航空公司航班上驱逐。根据以色列和犹太媒体的即时报道，该团体在起飞前仅在唱希伯来歌曲时，突然且不公平地被驱逐。以色列侨务部长阿米海·奇克利迅速将此事件定性为“严重的反犹事件”，引发了与锡安主义立场一致的平台上的愤怒浪潮。

但伏林航空公司和西班牙当局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不是宗教歧视，而是反复且危险地违反航空安全法规。这远非对文化表达的简单误解，这一事件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模式：利用反犹主义指控作为战略武器，以转移对不当行为的注意力，压制批评，并强化犹太受害者的叙事，即使面对种族主义、可能涉及种族灭绝行为的可靠指控。

已知事实：扰乱、篡改和合法反应

根据伏林航空公司于7月24日和25日发布的两份详细声明，该团体表现出被描述为“高度扰乱”的行为，包括：

- 反复中断依法规定的安全简报
- 篡改紧急设备，包括氧气面罩和救生衣
- 据称试图接触**高压氧气瓶**
- 对飞行乘务人员表现出“对抗态度”

飞机乘务组将情况升级至驾驶舱，并根据**欧盟法规 CAT.GEN.MPA.105(a)(4)**——赋予机长驱逐任何危及安全的乘客的权力——决定让该团体下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执行了驱逐。

至关重要的是，**陪同儿童的21岁青年营地负责人被逮捕**，被铐上手铐，并被指控妨碍当局。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当局——通常会忽略游客和年轻乘客的轻微不当行为——采取了果断行动并启动了正式程序。

伏林航空强调，宗教或语言在决定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此后也没有出现任何证据反驳这一说法。

关于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口号的指控

未经证实但广泛传播的社交媒体帖子和乘客证词声称，该团体不仅仅是唱希伯来歌曲，而是高喊明确的种族主义口号，如“杀死阿拉伯人”和“让他们的村庄燃烧”。一名乘客声称该团体向另一名表达支持巴勒斯坦的旅客吐口水。

如果这些说法即使部分属实，也构成了仇恨言论。根据西班牙是缔约方的《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第三条，直接且公开煽动实施种族灭绝是一项可受惩罚的罪行。西班牙当局将有义务采取行动。

这是令人不安的现实：执法部门不会因为吵闹的航班或充气的救生衣而将青年团体负责人铐上手铐。但当面对种族主义煽动的可信指控时，它们会迅速采取行动，尤其是在涉及国际乘客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尽管这些指控尚未得到证实，但它们的可信度——以及反应的比例——表明西班牙警方应对的不仅仅是不当行为。

锡安主义媒体不会解释的逮捕

从一开始，与锡安主义立场一致的媒体和官员推动了一个单一、情感共鸣的故事：**犹太儿童因用希伯来语唱歌而受到惩罚**。这一叙事迅速掩盖了事实，包括：

- 航空公司记录在案的安全担忧
- 存在潜在的严重违规行为
- 对该团体负责的成年人的逮捕
- 种族煽动的可能性

即使伏林航空和国民警卫队发布了详细且平衡的解释，知名人士仍坚持将事件框定为**宗教仇恨犯罪**。但他们拒绝解释**为什么西班牙警方会因唱歌而拘留某人**。只有在故意忽略行为背景的情况下，这个故事才站得住脚——这种忽略并非偶然。它是战略性的。

这是锡安主义的剧本：受害者身份作为转移

将纪律事件转变为国际反犹丑闻并非孤立事件——这是一种方法。锡安主义话语长期以来依赖于**强调犹太受害者身份，同时忽略可能引发反应的政治或行为背景**。这种策略并非通过证明歧视起作用，而是通过引发道德恐慌：**对犹太行动者的任何挑战都必须根植于反犹主义**。

我们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领导的袭击**之后以更大规模看到了这种模式，当时1200名以色列人被杀害，250人被绑架，引发了全球震惊——而之前存在的结构性暴力被抹去。**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拘留、西岸巴勒斯坦儿童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一年，以及非法定居点的暴力扩张**被推到一边，以保持道德焦点牢牢锁定在以色列的苦难上。

结果：**叙事不对称**。一方被描绘为永恒的受害者，另一方被描绘为莫名其妙的侵略者——即使他们是在回应数十年的占领、剥夺和种族隔离。

孩子们也能喊种族灭绝

说起来不舒服，但有必要：孩子们可以参与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的言论。我们在定居者学校、极端民族主义营地和以色列军事仪式中看到过这种情况。如果伏林的乘客确实高喊阿拉伯人的死亡或他们村庄的毁灭，他们的年龄并不能免除该行为的道德或法律严重性。

与其用无辜的叙事来保护他们，此类事件应迫使人们反思：**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训练导致孩子们在商用飞机上喊种族暴力？**为什么这个问题被认为具有冒犯性，而虚假的反犹主义指控却没有？

结论：这是叙事战，而不是宗教迫害

伏林航空事件不是一个谜——它是一个案例研究，展示了锡安主义官员和媒体如何将反犹主义指控武器化以保护自己免于承担责任。记录在案的安全违规、乘务组和执法人员的适当反应，以及该团体负责人的逮捕，都表明这不是歧视案件，而是**严重的不当行为**——可能是种族主义和犯罪性质的。

随后发生的是熟悉的扭曲：与证据脱节的锡安主义愤怒，被用来重新聚焦于犹太受害者身份并压制审查。

如果真相重要，我们必须抵制虚假的平衡。如果正义重要，我们必须拒绝将事实与虚构视为等同。如果我们关心结束真正的反犹主义和真正的种族主义，我们必须从称呼这一事件为它本来的样子开始：**通过叙事操纵的力量，将责任转变为迫害的尝试。**